

【闫红说】

李白，浪子的深情是有选择性的

□闫红

我看俞平伯的《红楼梦辩》，最爱看他对续书的各种冷嘲热讽，比如有一回叫做“瞒消息凤姐设奇谋”，他说这叫啥奇谋？不值一个大。续书里黛玉一会儿觉得有望和宝玉结婚精神振奋，一会儿又听到宝玉的婚讯生了病，他感慨，不会写也罢了，干啥把黛玉要得忽好忽歹的？

这样的妙语，在书中俯仰可拾。看得出，俞平伯先生对《红楼梦》是真爱，所以对续书很生气，愤怒不只出诗人，还出口秀大王呢。

《顾随诗词讲记》没那么多情绪，但看顾随老先生吐槽李白也是一大乐趣。

《将进酒》他觉得太夸大，说“太白诗字面上虽有劲而不可靠，乃夸大，无内在力”。对名句“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”尤其有意见，说“初学者易喜此等句，实乃欺人自欺”。认为“弃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；乱我心者，今日之日多烦忧”好一点，但也议论太多，跟诗经、古诗十九首差远了。

大家说李白诗有豪气，他说豪气不可靠，“颇近于佛家所谓‘无明’（即俗所谓‘愚’）”。人家说李白有高致，他说那是因为他入人生不深，“全然不入而为摆脱”，意思是李白这人没心没肺的，当然就能高得起来。他对李白的整体评价是，“诗思想既不深，感情亦不甚亲切”。

不知道李白粉丝的拳头是不是已经硬起来？我想顾随先生所热爱的杜甫就第一个不接受，杜甫爱的，正是李白的那份近乎无明的豪迈。

杜甫为李白写的诗，都是在描摹这家伙的不接地气：“痛饮狂歌空度日，飞扬跋扈为谁雄”，“世人皆欲杀，吾意独怜才”。他知道李白的痛饮狂歌都是空度日，也知道他那飞扬跋扈的架势吓不了谁，还到处招人不待见。杜甫自己是个竭力逼近人生真相的人，可他反倒羡慕李白的这份飘逸。

总之，喜欢李白的人，觉得他高蹈；不喜欢李白的人，觉得他漫不经心。李白那首著名的《送友人》，就将这一体两面的特质体现得很清晰。

青山横北郭，白水绕东城。

送你送到小城外，青山横在城阙北边，东边是“白水”弯弯曲曲地流淌。

都说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，李白这句色调也不错。用“白”字形容水，跟“青”搭配，清新淡雅，更显得场面开阔。

此地一为别，孤蓬万里征。

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，就在这里挥手吧。我看着你，像孤蓬辗转，飘往万里之外。好像有点伤感的意思了。

但这种伤感转瞬即逝，李白的目光从朋友的背影调转到整个天地间：

浮云游子意，落日故人情。

浮云悠悠，如同即将离去的游子。无论西东，不求居有定所。落日无语且温情，就像前来送别的故人。有情思而无情绪，一静一动，相得益彰。

《神雕侠侣》里程英说：“你瞧这些白云聚了又散，散了又聚，人生离合，亦复

如斯。”总觉得这句话，是从这句诗化来。人生聚散若是如自然现象一样正常，就不会有那么多贪嗔痴怨，那么多的我执。

如何面对聚散，其实是如何面对无常。人活世间，总渴望某种恒定感，本能想要和世界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。有个说法叫做“浮屠不三宿于桑下”，这里“浮屠”指比丘僧，他们托钵行乞，晚上露宿于桑下，但不可以同一棵桑树下连住三晚，怕生出眷恋之心。

桑树可以是个比喻，代表可以建立联系的一切。尽管都知道“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”，我们还是会经过的某一时某一地某一人某个场景产生归宿感。

《红楼梦》里宝玉喜聚不喜散，生怕散了增添悲愁，还愿花只常开，生怕谢了没趣；而黛玉喜散不喜聚，说：“人有聚就有散，聚时欢喜，到散时岂不冷清？既清冷则伤感，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。比如那花开时令人爱慕，谢时则增惆怅，所以倒是不开的好。”

我们在这世间的许多感情，也都是想在不确定中寻找一点确定性，比如对于故人故乡以及过往的眷恋，也是想在流逝中，寻找几个点，固定住那种飘忽感。但越是刻意，心中越是会生出填不满的虚空。想开点就是人间不值得，是“赤条条来去无牵挂”。李白这首《送友人》的最后两句来得潇洒：

挥手自兹去，萧萧班马鸣。

是不是很像电影里最后一个画面，两人在黄昏里挥一挥手，不需要千言万语的叮咛，只有载着朋友的那匹马，发出一声长鸣。

浪子最容易超脱，他们省略了普通人那些纠结的过程，忽而随心所欲让灵魂飞升，忽而悬崖勒马如老僧入定。他们的元气让他们敢于做选择。普通人不行，启动难，停止也难，扛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消耗巨大。

潇洒是潇洒了，但烦恼即菩提，情不重不生婆娑。可能人家李白就是这样吧，咱们俗人，才会有那么多放不下想不开。但是，我得说，这并不是李白的全部，李白也有执着伤感型的送别诗。而且，浪子一旦深情起来，是能杀人的。比如他那首《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》，就有一种杀人的深情。

杨花落尽子规啼，闻道龙标过五溪。

杨花落尽，是暮春时节，杜鹃总不肯面对时节转换，一声声啼叫着，想把春天遮挽。在这个时候，我听到您被贬谪到龙标做县尉，那地方地处偏远，要涉过五条溪流，才能够抵达。

王昌龄被降职了，还要去一个很偏远的地方。李白辗转听到这个消息，他没法亲自为王昌龄送行，所以写这首诗送给他。请注意，这句诗里的李白和王昌龄之间是隔了点距离的。王昌龄赴龙标的消息是遥遥传来，李白这首诗也是遥遥相送。“过五溪”表面上看是提示“龙标”这个地方多么远，但也有种把距离再拉长的效果。

这点距离非常妙，它不但延展了离愁，也虚化了离愁。让我们想象一下，如



【风过留痕】

少年负壮气

□高菁好

今夏，无数人从电影《长安三万里》那句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的长吟中，获得一份宽释与豁达。我却偏偏想到了另一句诗：“少年负壮气，奋烈自有时。”

这句诗，源自李白的名篇《少年行》。原诗中所向往的，无非还是边城朗月、塞上秋风；或许还带着一朝闻名天下侧目的建功思维。这份期望在今天的语境中，应该有新的意境和追求。

当下的时代，科技无疑是决定未来走向的重要力量。我国的科技进步，是一代代科研人员甘当人梯、前赴后继、持续努力的结果。从“东风号”拉开建造万吨船舶的帷幕，到蛟龙探海揭开深海的神秘面纱；从“东方红一号”卫星成功发射，到探月工程“绕、落、回”三步走规划如期完成。每一次技术创新的背后，都源自科研人员孜孜不倦地潜心探索。每一次对未来蓝图的描摹，都在为国家富强安定，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着力量。

传奇，并不遥远；榜样，就在身边。2022年11月，“科考一号”与“雪龙号”一起出征南极，去探索神秘未知的极地世界，这是山东科技大学参与国家“双龙探极”重大专项的首次突破。这也让身为学生的我们，深深为之自豪。很多同学，由此更加笃定了从事科研的志向，颇有“少年负壮气”的情怀。

然而，跟诗中意境颇不相同的，做科技研究是一项系统化的事业。非常强调协作，并非凭借个人孤勇和一时意气便可以达成的。很多高水准的科研人员，首先应具备的就是“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”的崇高境界，在虚怀若谷中上下求索，甘愿“板凳坐得十年冷”。很多人从少年工作到老年，“壮气”未必还在，但“初心”从未更改。

曾几何时，钱学森等科学家们带着“我的事业在中国”之宏愿踏上故土，隐姓埋名为国奋斗终生；而如今，更有不羈于物质诱惑，“行胜于言”归国任教的颜宁，从他们的身上，我们看到的是薪火相继的中国科学家精神。

青年、国家、时代，是形影相随的铁三角。将世界眼光与中国国情、个人成长与祖国命运紧密结合，是每一位有志向的青年学子的人生必修课。“少年负壮气”，还应该更多一些格局，看到名利、物欲之外的光明远大之路。如此，也不必等待“奋烈自有时”，而要以“奋斗正当时”的心境，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，让青春之光守护盛世芳华。